宋史

九八



列傳卷第九十九　宋史三百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渡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

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
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聰明已耗
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
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
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
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
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
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
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
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

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
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
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
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
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
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
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
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
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
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聞欲城河外荒堆砦衆

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從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敎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

罷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絶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誣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逭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

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令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

字四百令八作

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

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冐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

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
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
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
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
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
以修神宗實録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
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
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
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吕
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
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
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賔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
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
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吕氏嘗爲
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

難相邱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
而行罰不悛者絶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
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
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
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
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
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籌書定國軍
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
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

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頴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頴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頴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討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絶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

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寀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淯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已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淯自以爲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

臺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傳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

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宜文字府罷移知候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穆還是時微
大鈞盛氣誚謗穆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
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
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
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援習三代遺文舊
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

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之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
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
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
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
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
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
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
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
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
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

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静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寛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宫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

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綃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然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令弼已得罪顧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

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

問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户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

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户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

無有悅而頗爲農者户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爲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敺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户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僞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

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洛筆同列預聞又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

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鄭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網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僞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爲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

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
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
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
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
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
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
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
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
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

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

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

很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
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
壅塞以荅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
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
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援當世之耆
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
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日
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
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

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
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
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
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
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
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
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
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

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頤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

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毋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覿得

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陗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

字四百令十个

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

王圖榮例

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

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illegible]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忌彥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学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及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

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
或手抄録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
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
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
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豈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括
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
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

自占不悉須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須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絃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須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須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

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勑書云向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
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
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
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
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
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二聖賀
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上祔后廟則豈得有同
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
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懐長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
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

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皆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

府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
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使而西邉武備
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鄗驛置皆由此而舊
不屯兵閒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
果乘虛犯長垣殺官吏如須慮須又請以獲盜多寡
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
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
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須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
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

變赦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須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須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須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須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

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

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

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發
州方浙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
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
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
未愈譏薄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
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
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
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
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

凡吏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

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

文治之非毫纇畢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
純須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
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
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
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
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
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
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
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
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

字四百八个

伏其辜帝覽奏憤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輙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

脩一書非卿不可契册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録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

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遠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

進漢唐故事二條須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
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
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
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
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
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
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
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
未有也須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坧瑕

故爲稽滯須救吏曰某官緣某事嘗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須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族其

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
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
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
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
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
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
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繼出知楊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
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
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

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

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冤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把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

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列傳卷第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四

列傳第一百

元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脩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祕

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

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也執政不悦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讙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秉聞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内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

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戸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乆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紘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叅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

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從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歳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歳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

攺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禄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祖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户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彦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彦博意協

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潁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

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

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
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
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
閣直學士知眞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
能還固徹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熈寧末以樞
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
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内徙者二萬户諜者告
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
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

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令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熈河入輙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

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福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官累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温靖固宅心誠

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
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
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
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
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
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
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
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
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

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感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贍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録後熈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贍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

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
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
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
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
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
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
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
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
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從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
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

闡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
薛温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
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
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
一字之詞以亂厥眞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
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辯以定
邪正巳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
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
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
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

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
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
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
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
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
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
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
逄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
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
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

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
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
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
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
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
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劵是罔民也議不
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州請還鄉里除提
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
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還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
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

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令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

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旦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

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録一卷四子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彥訨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

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譏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

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歳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内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

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
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
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
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
左右之人宜頗録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
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
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
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
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
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陛

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户頗逃失詔以内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

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吕誨同上十餘䟽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恂恂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令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吕誨吕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䟽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秉閒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甞言及御

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
即位徙知廬州熈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
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乆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
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
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
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
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
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談
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

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

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
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
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
蚊䖟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
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
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隃度然比遣
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
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
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
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

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後

堯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爲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攷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詩也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列傳卷第一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

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乆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闤闠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音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筭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還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而夙夜慮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

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
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
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
言者雖閒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禄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
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
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
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疏入不
省內侍王中正將兵出疆干賞不以法壽爭之不得請外
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
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

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冐侥覬臣不敢屈法
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遷
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徳殿服衮冕受
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
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户逋負
又乞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彦博議遣劉奉世
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
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顔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
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
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

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尭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黡又言若論年齡爵禄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黡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

者不絶壽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對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壽與劉安世交攻之壽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姦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壽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壽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

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

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壽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録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壽笑曰壽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

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
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
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
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
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
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
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爲
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
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
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

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鹽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上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為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録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

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很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廉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閤門上疏曰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

望飭厲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還侍
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嚴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
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
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
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
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户
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户降四等始許之嚴叟言中户以
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
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
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

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䟽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

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説不能移非道不能説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巳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

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録勿記與之寛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徼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故爲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内夏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

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熈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旣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叛遂至十萬熈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砦築龕谷勝姑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諸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巳因請遣官諭熈帥即以户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貲費一從

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
帥太原爲走馬承受所撼徙穎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
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
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
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異同
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禀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
署爲令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
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
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
可取一日啓户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儈曰王公今日

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令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寘絢而絶其獄巖叟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起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

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眞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

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令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爲是
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
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令者狄氏將何辭以進
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
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
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
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
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熈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

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
擊巖叟連上䟽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
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
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
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别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
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
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
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兖州推官韓琦上其文
召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

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華前命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

以示信天下也潤甫仍爲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輙肆横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左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内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閥閲輕淺者充負不復爲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户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令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彦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彦若以雍爲中丞

雍辭曰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鄰於嗜殺令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之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

東都事略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為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頗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

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
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
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
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
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
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惎雍雖
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
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宫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
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

列爲子行廕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羣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銜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頴王出新録韓非子畀宮僚讎定列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㫖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爲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列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㢤除令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

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汞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灬河策汞折之曰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汞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絶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彊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歛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啇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

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況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北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爲者敵意解但求繆糒犒

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吕嘉問言吏欲使都人
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掾以爲便永占書紙尾不
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爲之期有不能償而
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
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第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
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爲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
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爲訐至
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
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
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

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動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甚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求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關顧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求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求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求陳保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元

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
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賻金帛二千謚曰
康簡㐲外和内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
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
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爲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
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
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
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
易其所守肆擊劉摯波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

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列傳卷第一百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温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

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縶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轝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

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毋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駁謝卽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緈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羣販比也晳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緈出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移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爲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緈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

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荊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頴即以爲頴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辨護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

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為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嘗居京師朕當資金幣且便者寧仕進緜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鬻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緜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

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闕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

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禧又曰界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懟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陜西河東弓箭社閱楚㨔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

獄將曰是絶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内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横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歛之取四方猶跬歩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筭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

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

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

可失既已戒期頎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惏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强顔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佑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别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脩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户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竟臣於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儁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

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真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君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桀雖憲百輩何能為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為常進用其徒

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類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録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

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為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

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定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

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吕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巳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曰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

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摭其前論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

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
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
謂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
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
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
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
副使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庸
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頴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
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

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爲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誣脩及婦吳氏事遂劾脩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稅新法行爲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

平之奇約儌庸費隨筭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横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漑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升諫

官朱光庭皆言之竒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探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畧番禺包据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竒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貸爲吏者多貪聲之竒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與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竒曰天子方伯奈何爲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爲户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竒揣其非誠心務脩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竒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

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
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竒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
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
院事沅州蠻擾邊之竒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
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
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
四後録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竒爲部使者十二
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已任在閩薦處
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
陽脩之故爲清議所薄子玠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

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㑹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閒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稾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宫原

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録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脩守潁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録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

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閔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
實録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
撰移之蔡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
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
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
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
登眞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
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
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
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

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脩哲宗實録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詢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即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答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

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何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

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譏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閭田以均給梅山傜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

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
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庸
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
以鹽息買絹資河東馬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
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
掊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
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
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踈支家河通
漕楚海之閒賴其利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

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團金毬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媢無赫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温益字禹錫泉州人第進士歴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内若

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悦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紀因言昔堯舜同出黄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甞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

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
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
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
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
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
職侍郎顧不許耶令丞相所擬錢繇而下十人皆其姻黨
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
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
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涖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

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慫慂濮議晚摭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８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６４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３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